

灯湖文艺

桂城社区周刊 桂城文化站 灯湖笔会 合编

幸有火盆度荒寒

◎江东旭

我是在村里那栋破破烂烂的校舍读完小学的。在家乡冬季那些雪花飘飞、寒冽未消的日子，风从没有一块玻璃的窗户灌进教室，冷得正在上课的我们直打哆嗦。这时候，小火盆就派上用场了。

小火盆是那个年代的孩子唯一的取暖工具，样式也各不相同。有的是红漆的木制小火箱，外形像个“西”字，里面放一个搪瓷的钵儿，比较“高档”。有的是用锡盆之类做的。什么都没有的孩子就用旧报纸包几节炭带到学校，在桌子底下生起炭火，不时拿书本一阵猛煽，弄得教室里烟尘斗乱。

我带去上学的小火盆，是爸爸用一个旧的搪瓷碗做的：在碗口边沿凿两个相对的小孔洞，用一长截铁丝穿过，两头打个结，提起来，再在盆底铺层灰，放两三块烧红的木炭。妈妈担心我的手被细细的铁丝勒疼，就在手把儿上裹几层绵布。上课时，脚下的小火盆吐着暗红的火焰，的确暖和多了。

虽然烤上了炭火，但炭价贵，家里怕我浪费，规定每天只带少量的炭到学校。而在学校里，我时常会送更穷困的同学一点，因此就算匀着烧，经常到中午就告罄了。怎么办呢？学校不远处有一个烧瓦窑，窑主人每天从里面掏出烧过的煤炭渣，堆成一座小山。我常常跟在男同学的后面去那里“寻宝”，选出一粒粒还没有烧透的渣滓，放进小火盆，呶起嘴吹一吹，小火盆又吐出火苗来。

有一天放了学，我提着空空的小火盆又去煤炭渣堆边转了一圈。回家时，看见妈妈和秦婶正站在村口说话。秦婶眼尖，看见我就放声大笑起来，边笑边对我妈妈说：“你家燕子（我的小名）长胡子了！”原来是我在捡拾煤渣的时候弄花了脸。妈妈也忍俊不禁。得知事情原委后，家里就不再

限制我拿更多的炭了。妈妈说：“一个女娃娃，去捡什么煤渣，弄个大花脸，岂不招人笑话！”

小火盆不仅带给我们温暖，还有许多乐趣。同学们从家里带去黄豆、花生、包谷籽儿等，下了课，放几粒在热灰里刨着。黄豆、花生烤得焦黄，吃起来嘎嘣脆；包谷籽儿常常“嘭”地一声炸成爆米花，带起一团灰，香气四散。有时，课堂上静悄悄的，可不知谁脚下的小火盆里突然“嘭”地一声响，正在板书的老师回过头来，故作嗔怒地问：“谁在烧包谷？”可是并不追究。也许老师也有过这样顽皮的童年吧。

一堂课结束后，火盆里的炭火多半不炽旺了，同学们便纷纷来到操场上，抡起火盆在空中转圈，俗称“撩火”。呼呼的风将炭火吹出红红的火苗，爆出一串串火星子，像放烟花，煞是好看，也比鼓起腮帮吹省事多了。有一次，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“撩火”，可是由于动作不对，炭火从空中兜头倾倒下来，不仅泼洒了我一头灰，还烧着了头发。我的哭声很快引来了班主任姚老师。她赶紧把我领进办公室，打来一盆热水，用毛巾仔仔细细地给我抹去头上和脸上的灰。当她看到我

的头发有两处被烧掉了一片后，竟心痛得落下泪来，数落我：“这么皮，脸上烧起丑疤疤怎么办！”姚老师文化水平不高，只代了半年的课就离开了学校，但这个细节却留在我的生命里，成为永远的记忆。至今我还依稀记得她的样子：微胖的身材、齐眉的刘海和一张温婉的脸，那天她穿一件朴素的米白色呢子大衣。

幸有火盆度荒寒。虽然小火盆只是我的童年时代一种很平常的物件儿，但关于它的记忆却像散落在生命里的点滴美好，使我始终不曾忘记，我是在爱和温暖里长大的。

雪夜

◎周萌

如果没有雪
山村的夜会变得更深
深不见底
伴随着无边无际的孤独
只是此刻，银色的月光
与雪交织在一起
整个世界只剩下清寂
冷，渗透进所有的空间
与时间
这空荡的山野
记忆就像一条溪流
渐渐地凝结成冰
村庄里，那些散落的家
仿若一颗颗明亮的心脏
静静地跳动着
无与伦比的温暖

一月的希望

◎秋水不语

一月的征战
在雪花和腊梅中开始厮杀
寒冷开始具备春天的意味
曾束紧外衣的灵魂
蠢蠢欲动
进而进入临界

我从雪夜出发
然后
抵达千里之外的另一个雪夜
冰清玉洁的梦孕育着一枚新柳
请走回这条哽咽的路吧
轻盈颤栗了这片酣醉的国度

长风薄霭 回味不尽的暮色
轻呼出一钩新月
梅枝间 依稀间的叠影
这头是春光 那头是霜雪
沉甸甸的
搁置在中央
是纷纷扬扬的季节

本版统筹/陈钰君



雪舟。杨红 摄

征稿启事

“灯湖文艺”为固定文艺专版，长期向广大市民征集文学、美术、书法、摄影作品。稿件要求如下：

1. 原创作品，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贴近当下生活，以表现桂城建设成果、人文之美、乡土之情的作品为佳。
2. 文学作品体裁不限，非诗歌类1000字内，诗歌25行以内。
3. 来稿不退，投稿即视为已授权编辑部修改、刊登；请勿重复投稿，如一稿多投请注明。
4. 作品有打赏，来稿请附作者真实姓名及有效联系方式。

投稿邮箱：dnhblife@126.com

(落款)灯湖文艺编辑部